用易詳解

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一

用易詳解　　易類

提要

臣等謹案用易詳解十六卷宋李杞撰杞字子才號讜齋眉山人仕履未詳考宋有三李杞其一為北宋人官大理寺丞與蘇軾相唱和見烏臺詩案一為朱子門人字良仲平江人即嘗錄甲寅問答者與作此書之李杞均

隨无妄大壯睽蹇中孚七卦及晉卦後四爻
其餘俱屬完善謹排次校核釐為十六卷書
中之例於每爻辭其辭義復引歷代史事以
實之如乾初九稱舜在側微乾九二稱四岳
薦舜之類案易爻有帝乙高宗之象傳有文
王箕子之詞是聖人原非空言以立訓故鄭
康成論乾之用九則及舜與禹稷契咎陶在
朝之事論隨之初九則取舜賓于四門之義

明易之切於人事也宋世李光楊萬里等更
博採史籍以相證明雖不無稍涉汎濫而其
推闡精確者要於立象垂戒之旨實多所發
明杞之說易猶此志矣其中不可訓者惟在
於多引老莊之文如蒙之初六則引老子終
日嘷而不嗄云云以為童蒙之義履之彖則
引莊子虎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云云以為
履虎尾之義夫老莊之書其言雖似近易而

復命而為貞自无而有自有而復无是四者所以斡旋天地陰陽之妙孰謂其可以淺近言之也哉易六十四卦惟乾能具此四德他卦雖具葢有不具者矣

初九潛龍勿用

七八九六陰陽之策也陽自七而進于九陰自八而退于六均數也而卦爻所取專以九六為用何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此天地之生數也一三五為九二四為六專以生數言之葢生生不窮之義也初居下卦之下一陽潛伏而未動

五之利見天下咸覩之象二之利見得君之義也九
二四岳薦舜玄德升聞之時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乾之諸爻皆取象于龍而九三獨稱君子九三人道之顯
然者也于九三之君子所以見潛見飛躍之義皆人為之
變也三居上卦之下下體之極進則有偪上之嫌而退則
有過中之患進退之間皆不免乎咎此最難處者也當是
時苟非進德修業其能无二者之失哉故九三之君子終

易六十四卦俱不言用而乾坤獨言用九用六何也用九用六非止于乾坤而已凡六十四卦之為九為六者皆當以是而用之也此因其一以見其餘之義也羣龍謂衆陽也自初至上皆陽陽不可過故以无首為吉欲其退而抑之也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不矜不伐湯之慄慄危懼文王之翼翼小心皆能用九者也乾坤二篇之策陽自七而至于九其數則進而以退為用見羣龍无首吉是也陰自八而至于六其數則退而以進為用利永貞是也大抵

陽患乎過故抑之陰患乎不及故進之无過與不及時中之義也箕子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其用九用六之說乎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統天者元之妙也御天者亨之功也各正性命者利貞之用也萬國咸寧者是又四德之見于治焉者也

大哉乾元言乾之大以有元而已元者一之理兩一

猶未形也自元而為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並作皆取資于一元以為始老子所謂无名天地之始是也夫至實者以虛為用有形者以无形為用自形器觀之則天固大矣而自元觀之則天未免于一物也一元之氣運乎造化之表以天地之大猶入範圍之內而不可踰此統天者所以為元之妙也然元不可見而萬物之所以資始者何所取哉亦不過雲行雨施而已雲行雨施者乾元之功用散而為亨

者也雲氣上升雨澤下施而品彚之物各流形于天地之間則其亨亦大矣自元而至于亨自亨而至于利自利而復于貞始而終終而始循環之道也六位者自初至上各有其時六爻之位也聖人明終始之道因六位之成以乘六氣之運潛見飛躍各得其時故能成御天之功御天與統天不同統之者天為所囿御之者進退惟其所適而已此御天者所以為亨之功也自元而亨乾道成矣于是變化代興萬物並

作而各正其性命夫自无入有而為變自有入无而為化自无入有即元而亨亨而利之謂也自有入无即利而復于貞之謂也萬物皆有委和之性保而合之以不失其自然之初此各正性命所以為利貞之用也乾有四德而為乾聖人亦有是四德而為聖人聖人者體乾以應世者也故首出乎庶物之上而萬國莫不咸寧亦不過順其性命而已昔舜問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苦死者

庶物故顯諸仁不可為首故藏諸用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善為道之繼則元為善之長可知矣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所以為善之長也亨者通也元降而為亨百嘉之生于是和會雲

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確乎其有不可拔之

操是潛龍之德也其吾夫子之事乎夫子有聖人之

德而无聖人之位歷聘七十二君而无所鈞用伐木

于宋削迹于衛圍于陳蔡其困亦甚矣而飯疏飲水

樂以忘憂夫豈以窮達而二其心哉故其言曰君子

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夫子蓋

進乎潛龍之德矣或曰前之卦爻既以為帝舜側微

之事今于文言又以為夫子之事是何前後之相違

天下之物莫不各有其類故有聲者以聲而相求有
氣者以氣而相應類也水之流濕火之就燥龍飛則
雲滃虎嘯則風生亦類也在天成象故日月星辰麗
乎天在地成形故百穀草木麗乎土亦類也類之所
感不期而動不約而會自然而然是豈有以使之哉
聖人之于民亦類也帝王之興其威靈氣焰足以動
物悟人故萬物莫不咸致爭先之覩夫豈待驅而來
之哉舜受禪之初天下之民朝覲者訟獄者謳歌者

不之堯之子而之舜此聖人作而萬物覩之象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非无位也滿而必溢則雖有位而不能守是无位也非无民也高而必危雖有民而不能親是无民也非无輔也恃勢以陵人則賢人去而不為用是无輔也此紂之所以亡也紂貴為天子謂之獨夫則无位可知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則无民可知微子去之箕子

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則无輔可知紂方且惇然自立而不知悟雖欲不亡得乎嘗觀夫子于易二四三五皆有位而初上獨无位何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天一乾之始也地六坤之終也一與六包中八位艮三巽四離五坎十兌九震八二與七居中而配巽震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形爲十位四位居中乾坤坎離是也四位居偏艮震巽兌是也故易之六爻以六位爲正乾一離五坎十坤六二與七居中是也天數二

十有五地數三十乾无一以二十四為用坤无六亦以二十四為用二十四氣所以周歲功之成也一六不用者天一居上為道之宗地六居下為氣之本此所以斡旋造化之妙以无用為用者也然則初上无位豈非一與六為虛位乎

潛龍勿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二有君德而猶在田時所舍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王弼云此一章全說天氣以明之也三處下卦之上陽未至于過故與時偕行欲進其所當進也上處上卦之上陽已至于亢故與時偕極欲止其所當止也陽消息盈虛天道之常也天則者有所限極之謂也陽不可過故有以為之則則之為義有不可踰之戒存焉文王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有得於乾元用九之義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元非一也有一之理而猶未形故曰始而亨始而亨者萬物之所資始一性本然之妙也性降于情則為利利即故者以利為本之謂也夫安而行之謂之性利而行之謂之情故既利矣而求有以反乎其初于是繼之以貞貞者順受其正之謂也自元而至于利情勝而性隱自利而至于貞性復而情滅故曰利貞者性情也謂性其情也此聖人教天下萬世以復性

人乎

有進則有退有存則有亡有得則有喪益天道盈虛消息之理是也而上九之亢龍則昧之故惟知有進而不知退之踵乎其後也惟知有存而不知亡之伏乎其中也惟知有得而不知喪之繼乎其末也此其所以有悔也居上九之時而能无悔者其唯聖人乎聖人者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也天下方以為進聖人則憂其退天下方以為存聖人則慮其亡又安

是狃于其順而不能辨之以早之過也故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然則方其至順之初而能察其所以為逆之漸見動之微知風之自非天下之至明其孰能與于此哉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六二之德可謂至矣人徒見其直而不枉方而不屈而不知其所以致此者有其道也蓋六二之所以能

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六三有文章之美而不擅其美有從王事之勤而不居其成三蓋善處危疑之地者也三之道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承天而行妻道從夫而行臣道則戴君而行者也夫地道之静專固不容議矣然後世之為人妻者如魯之文姜齊之君王后漢之呂氏唐之武氏其愧于妻道為何如其為人臣者如齊之崔慶陳恒魯之季孫晉之六卿漢之莽卓唐之藩鎮其

悖于臣道爲何如宜聖人憂後世之深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坤之六四即否之九四之變也故有閉塞之象夫天地變化雖草木猶爲之蕃則賢人可知矣天地閉塞雖賢人猶爲之隱則草木亦可知矣四當否之世知其不可以有爲而括囊自處以免于咎譽謹之至也

甯武子邦无道則愚蘧伯玉邦无道則可卷而懷之

二子豈得已者哉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坤之六五為離天五在戊而離居之離起于戊而歸于巳戊巳皆土也其數五其色黄其位中所謂黄離元吉是也離有中虛之象惟其中虛故能通天下之理五為正位以柔居五得大臣之體者也離文明之卦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美在中而暢于四支

發于事業美之至者也三有章而含之四括囊而不言至于五而始大發為事業之美非天下之至文其孰能之哉此周公之事也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以作新一代之治後世論成周之盛必曰郁郁乎文哉此發于事業之謂也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坤之上六復而為乾之初九陰陽相疑而至于戰是

班別也春秋傳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是也二有應於五而近於初初為濟屯之主而五則有其位而无其德者也二欲應五而惟初之畏故屯邅而不進雖邅回不進然有班馬之聲則有欲遁之意矣夫初非我寇也乃與我為婚媾者也而二不能從徒知有五而不知有初是女子之貞也女子之貞而從非其人安得有字育之理哉然必待十年而後乃字十年之後初九成濟難之功事勢極則必反其常也在高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擊蒙者用力以擊去之也上九處蒙之終九二之所不能發者上九皆得以擊而去之然所謂擊蒙者豈其得已者哉故利禦寇不利為寇禦寇者謂蒙昧之人吾因而擊之若寇盜之來而不得已而為之捍禦是禦寇也若夫擊之不已而至于太甚刻核太至則有不肖之心是反所以為寇矣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又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夫異端固可

諸葛孔明方且澹然自處抱膝長吟於草廬之下若无意於世者彼固有所待爾然則隆中高卧之舉其需于郊之謂耶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寛也廣也謂九五也二與五為應而四間之故需于沙沙者以其近於險也二欲從五四不免於有言然其言亦小矣九五之君方以寛廣之道待我彼雖

方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是以卒有倒戈之衂此不知敬謹之義者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四為三陽之蔽三陽之進四之所深忌者也故常有以拒之然剛健不息之德彼豈能終惱之哉力既不敵而至於傷不得已出穴以避其鋒且順以聽命焉四於此亦无能為矣自古小人雖多為君子之間然

君子之黨勝則未有不折而從我者狄仁傑引五王於朝而二張卒以伏辜豈特出穴之傷哉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需之世三陽類進而六四之小人不能間之者以有九五為之主也九五之君以中正之德待天下寛綏樂易以受三陽之歸故需于酒食貞吉酒食者所以養賢之道也古者致治之世人主盡尊賢之禮賢人

久拒之哉六四扼之而有出穴之傷上六敬之而有入穴之固是雖不若九五之當位亦未至如四之大失矣陰陽相交之際正君子小人進退之决不可不謹也故九三之致寇則告之以敬謹不敗上六有不速之客則告之以敬之終吉然則敬之為用果何往而不可哉

䷅ 坎下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天下不平之心常生於有所激乾剛而坎險剛則不屈險則能陷不屈則有好爭之心能陷則有相傾之智健與險相遭而不相能此訟之所為作也凡人之心莫不有中孚之信自其一為血氣所激而至于相訟則是非曲直之理不能以自明而前日由中之信

訟之前人莫不有禮義廉耻之心使是心常存不為血氣所激安得有訟哉故媿耻之風能巳人心於聽斷之外此必使无訟之意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所事謂所爭之事也初與四為訟者也以陰柔之質居下卦之下上應於四而不相能以至於訟是以四不免於有言然四雖小有言而初能不永其所事而

止之故獲終吉夫四之所以有言者非以紛爭相競者也蓋將以辨其曲直之理也惟其辨之也明是以初知其訟之不可長也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故小邾射之來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言豈非以其辨明也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春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說者曰大其弗克納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丈人者師之主也威譽德業足以服三軍之心使敵人聞風而畏如周之尚父漢之周勃衛霍蜀之諸葛孔明晉之羊祜唐之郭子儀即其人也夫用師之道雖以衆為主而用衆之道必以貞為先正者衆之所恃以取勝者也春秋傳曰師直為壯曲為老傳之所謂直即易之所謂正也其動也有辭其出也有名以

審彼巳之强弱不失其常而免於覆亡之患此所以能无咎也春秋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遂伐楚次于陘聖人於齊桓之事皆有以取之以春秋之所取則知易之所以无咎信乎其无咎也哉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長子謂九二也弟子謂四陰也任將之道貴乎專一任將而不出於一未有不敗事者五以陰居柔為師

謂棄其功而不録也謂求有以處之而使之不亂也

高祖捐數千里地以封三將而不免葅醢之禍光武退功臣進文吏列侯奉朝請而君臣相安了无猜忌之隙韓彭英盧固非忠順自全之道然使高祖有以處之亦何至若是之極也哉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